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聖子孫萬世無疆永無疆域北河東地益發發疆域等輕軍都軍演

宋紀七十七

起元豐元年閏正月盡閏逢
因敦六月凡二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元豐五年

遼太康八年

春正月癸未朔不受朝甲申遼主

如混同江丁酉鐵驪五國諸長貢方物於遼己亥白

江貫日辛丑責授高遵裕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劉昌祚永興軍鈐轄唯和誘以米脂砦功遷官乙巳

詳定渾儀官歐陽發進新造渾儀浮漏命集其說為元

豐渾儀法要

辛亥以熙河經制李憲爲涇原熙河蘭

會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權安撫副使帝旣釋
憲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兼陳進築五利將從之會李
舜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趣憲赴闕已而再
議西討道賜憲鉅帛四千以爲經略安撫制置使給衛
三百進景福殿使武信軍畱後使復還熙河仍兼秦鳳
軍馬 二月癸丑朔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 烏蠻乞
弟遁去林廣乃率眾淡入會大雨雪浹旬始次老人山
山形劔立度黑崖至鴉飛不到山進次歸來州天大寒
軍士皆凍墮指畱四日求乞弟不可得內侍麥文炳問

廣軍事廣曰賊未授首當待罪文炳乃出所受密詔曰
大兵深入討賊期在臬獲元惡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
乞弟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丙辰廣以眾還 戊午
遼主如山榆淀辛酉遼詔北南院官凡給驛者必先奏
聞貢新及奏獄訟方許馳驛餘皆禁之 癸亥華陰郡

王宗旦薨 丁卯封武昌軍留後宗惠爲江夏郡王

自納谿之役師行凡四十日築樂其城江門砦梅嶺席
帽谿堡西達清井東道納谿皆控制要害捷書聞赦梓
州路以歸來州地賜羅氏鬼主 進封常樂郡公棟戢
爲武威郡王以會兵討夏故也時夏人欲與棟戢通好

許割賂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卽官爵一隨所欲棟戢
拒絕之訓整兵甲以俟入討且遣使來告帝召見其使
令歸語棟戢盡心守閫存稱其上書情辭忠摯雖中國
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過如此帝知邈川事力固不足
與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 壬申邈
以耶律頗德爲南府宰相兼知北院樞密使事以耶律
延格爲特里袞以蕭托卜嘉兼知契丹行宮都部署事
三月乙酉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上書言陛
下所立新法本以爲民爲民有倍稱之息故與之貨錢
爲民有破產之患故與之免役爲民無聯屬之任故教

伍保爲民有積貸之不售故設市易皆良法也行之數
年天下訟之法弊而民病其於役法尤甚又言蹇周輔
元立鹽法以救淡會之民今民間積鹽不售以致怨嗟
賣既不行月錢逋負追呼刑責將滿江西其勢若此則
安居之民轉爲盜賊其將柰何帝以訟職在奉行法度
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特勒停 己
亥以日當會避殿減膳赦天下降死罪一等流以下原
之 詔杭州歲修吳越王墳廟 壬寅鄜延路副總管
曲珍敗夏人於金湯 乙巳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
科黃裳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一千四百二十八人裳

南劍州人也

發墨案文獻通攷宋登科紀總目元豐五年進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經三人二科共

四百四十八人其數與宋史神宗紀多寡縣絕豈二科之外諸科尚多其人合之共得若干數乎今從神宗紀

庚戌黃龍府女直部長附於遼予官賜印綬是月

遼行拒黍所定升斗夏四月壬子朔雲陰日會不見

甲寅御殿復膳己未知延州沈括奏遣曲珍將兵

綏德城應援討葭蘆寨左右見聚羌落從之王戊崇

文院校書楊完編類元豐以來詳定郊廟禮文成三十

卷以進遼以耶律世遷爲上京留守乙丑以直龍

圖閣徐禧知制誥兼御史中丞癸酉官制成以王珪

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竝中書取旨
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職而
政柄竝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拜中書令珪
信不疑一日確因奏事罷兩身密言三省長官位高恐
不須置令但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足矣帝從之故
確名爲次相實專政柄珪拱手而已凡除吏皆不與聞
帝雖以次序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再罰
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 甲戌以
知定州章惇爲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張璪爲中書侍郎
翰林學士蒲宗孟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王安禮爲尚

書石丞 錄唐段秀實後復其家 蔡確既爲右僕射

且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關移中書當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禮爭曰三省皆政事所自出禮宜均一確乃欲因人而爲輕重是法由人變也非所以敬國家已而正色問帝曰陛下用確爲宰相豈以才術卓異有絕人者抑亦敘遷適在此位邪帝曰適在此位耳安禮顧謂確曰陛下謂適在此位安得自大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弗聽 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數必

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才兩月安能
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
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
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
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
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
臣懼無以副聖意也 丁丑呂公著罷始議五路舉兵
伐夏公著諫不聽尋上表求罷仍謁告不出帝封還其
奏賜手詔曰在廷之臣可爲腹心之寄無逾卿者安得
自暇白逸公著乃復起視事及西師無功將圖再舉公

著又固諫帝不悅會章惇自定州召爲門下侍郎公著因乞代惇守邊章再上乃命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

五月辛巳朔行官制詔尚書省左右僕射丞合治省事辛卯手詔自頒行官制以來內外大小諸司凡有申稟公事日告留滯比之舊日中書稽延數倍眾皆有不辦事之憂可速相研裁議早令快便大率止如舊中書發遣可也帝又以命令格緩語輔臣頗悔改官制蔡確等慮帝意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舊月省奉錢三萬餘貫帝意乃止三省言九寺三監分隸六曹欲申明行下帝曰不可一寺一監職事或分屬諸曹豈可

事有所隸宜曰九寺三監於六曹隨事統屬著爲令

詔尚書六曹分隸六察 癸巳作尚書省 豐州卒張

世矩等作亂伏誅其黨王安以母老詔特原之 戊戌

詔兩省官舉可任御史者各二人 种諤西討得鉅夏

宥三州而不能守知延州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

山下瞰平夏使敵不得絕沙漠甲辰遣給事中徐禧及

內侍押班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還詣政府王珪迎

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畱後無西顧之憂矣舜

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

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洒掃豈可當將帥之任

間者代爲珪慚焉 六月辛亥朔環慶經略司遣將與
夏人戰破斬其統軍二人 遼主如納葛濬 甲寅監
修國史王珪上兩朝正史一百二十卷是書比實錄事
迹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帝詔旨時以爲譏 丙
辰詔自今事不以大小竝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
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從王安
禮言也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帝曰
三省體均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
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官
制所雖倣舊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

唐中書門下尚書爲三各得取旨出命紛然無統紀至
是帝一言乃定 夏遣使貢於遼丁巳遼以耶律頗德
爲北院樞密使耶律巢爲南府宰相劉筠爲南院樞密
使蕭托卜嘉兼知北院樞密使事王績爲漢人行宮都
部署 遼主欲立皇孫延禧爲嗣恐無以釋眾人之疑
乃出駙馬都尉蕭酬幹爲國舅詳袞 戊午詔編錄仁
英兩朝寶訓 癸亥詔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
書省檢具條例上中書省又詔中書門下省已得旨者
自今不得批割行下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爲令又詔尚
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職 乙丑準布貢於遼 壬

申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帝曰默意欲用兵耳用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達征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也 帝臨御久羣臣俯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時因奏事有被詰責者王安禮進曰陛下固聖而左右輔弼宜擇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尊至於論事苟取容悅偷爲一切之計人主將何便於此帝善其言 丙子遼以耶律慎思知右伊勒希巴事 是月河湟北京內黃埽 秋七月辛巳廣南西路經略司言知宐州王

奇與賊戰敗績 壬午詔罷大理官赴中書省讞案

戊子詔御史中丞舒亶舉任言事或察官十人 种諤

謀據橫山其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會朝廷命徐禧李
舜舉至鄜延議邊事諤入對言曰橫山延袤千里多馬
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
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鉅州始其次遷
宥州於烏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
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殫兵戰馬山澤之利
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及禧至
延州奏乞趣諤還諤在道禧已與沈括定議先城永樂

堞乃上言鉅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
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
險阨竊惟鉅夏有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
功實爲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
堡柵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在心腹已與沈
括議築砦堡各六自永樂堞至長城嶺置六砦自背岡
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從之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括移
府並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 甲午
遼主如秋山 己酉始建雪壇於南郊之左祀上帝以
太宗配 是月決大吳埽隄以舒靈平下埽危急 遼

南京霖雨沙河溢永清歸義新城安次武清香河六縣
傷稼 八月進封皇子均國公傭爲延安郡王以昭容
朱氏爲賢妃 庚申帝有疾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
宮 降鳳州團練使种諤爲文州刺史以言者論諤前
迂路出綏德老師費財故也种諤自入對還極言城永
樂非計徐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
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違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
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畱諤守延州而自率
諸將往築之甲戌城永樂版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
河覘役曲珍將追殺之禧不許 戊寅河決鄭州原武

埽湍入利津陽武溝刁馬河歸納梁山濼詔曰原武決口已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朝廷巨憂其輟修汴河隄岸司兵五千并力築隄修閉 九月甲申永樂城成距故鉅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鉅川若徐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李稷輦金鉅鈔帛充物其中欲夸示禧以爲城甫就而中已實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禧等去夏人卽來攻曲珍使報禧禧不之信曰彼若卽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邊人馳告者十數禧乃挾李舜舉等赴之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爲沮眾械送延州獄丙

戊禧舜舉復入永樂城夏人傾國而至號三十萬禧登城西望不見其際丁亥夏人漸逼永亨兄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乃以萬人陳城下坐譙門執黃旂令眾曰視吾旂進止賊分兵進攻抵城下曲珍陳於小際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遂白禧曰今眾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柰何遇敵不戰先自退耶俄夏人縱鐵騎渡水或曰此號鐵鷄子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聽鐵騎旣濟震盪衝突時鄜延選鋒軍最爲驍銳皆一當百先接戰敗奔入城蹂後陳夏人乘

之師大敗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
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曲珍與殘兵入城崖峻
徑窄騎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夏人遂圍城初沈括奏
夏人逼永樂見官兵整乃還帝曰括料敵疏矣彼來未
出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 己丑帝
以疾愈降京畿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庚寅遼主謁
慶陵壬辰遼遣使行視畿縣民被水患者 乙未詔李
憲張世矩將兵救永樂又令沈括遣人與夏約還軍當
還永樂地

宋史神宗紀云詔張世矩等將兵救永樂砦不言李憲今從夏國傳

夏人

圍永樂城厚數里游騎掠米脂且據其水砦將士晝夜

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至絞
馬糞汁飲之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創格鬪沈括李憲援
兵及饋餉皆爲游騎所隔种諤怨徐禧不遣救曲珍度
不可支請禧乘兵氣未竭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
此城據要地柰何棄之且爲將而奔眾心搖矣珍曰非
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沒於此懼辱國耳高永能亦勸
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夏人呼珍來
講和呂整景思義相繼而行夏人斃思義囚之戊戌夜
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高永能孫昌裔勸永能從
閒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

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敝衣
戰而死徐禧李舜舉李稷皆爲亂兵所害曲珍王湛李
浦呂整裸跣走免蕃部指揮馬貴獨持刀殺數十人而
死夏人耀兵於米脂城下乃還禧好談兵每云西北可
唾手取恨將帥怯耳呂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靈州
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謬陳進取之策禧
更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至於覆沒舜舉資性安重與
人言未嘗及宮省事至是被圍急斲衣襟作奏曰臣死
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 庚子安化蠻寇空州知州
王奇死之詔贈忠州防禦使 丁未遼主駐滿絲淀大

風雪牛馬多死賜扈從官以下衣馬有差 是月河湟
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湟清池埽又湟永靜軍阜城下埽
冬十月戊申朔沈括种諤奏永樂城陷漢蕃官二百
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帝涕泣悲憤爲之不
會早朝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旣而歎息曰永樂之舉
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
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嘗言用兵非好
事耳初帝之除禱也王安禮諫曰禱志大才疏必誤國
事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此
也自熙寧開邊以來凡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

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始知邊臣不足任淡悔用兵無意西伐矣 辛亥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塌岸壞下牌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可爲淡慮詔都水監官速往護之 甲寅知延州沈括以措置乖方責授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鄜延路副都總管曲珍以城陷敗忝降授皇城使 乙卯遼主命耶律華格舊作化哥今改傳導梁王延禧加金吾衛大將軍 乙丑詔贈永樂死事臣徐禧吏部尚書李舜舉昭化軍節度使並賜諡忠愍李稷工部

侍郎高永能房州觀察使錄其子世亮爲忠州刺史入
內高品張禹勸皇城使各推恩賜贈有差 壬申詔戶
部右曹於京東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發常平錢八百
萬緡輸元豐庫自熙寧以前諸路榷酤場率以酬衙前
之陪備官費者至熙寧行免役乃罷收酒場聽民增直
以雇取其價以給衙前時有坊場錢至元豐初法旣久
儲積贏羨司農寺請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中都三年遂
於寺南作元豐庫貯之幾百楹凡錢帛之隸諸司非度
支所主輸之數益廣欲以待非常之用焉 資政殿學
士知太原府呂惠卿加大學士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

卿言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爲
形勢而已帝曰如惠卿言是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
事癸酉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 种諤本意身
任統帥謂成功在已而爲徐禧沈括所外賊圍永樂諤
以守延爲名觀望不救永樂遂陷帝冀其後效置不問
且虞賊至就命知延州 丙子趙主謁乾陵 十一月
戊寅朔罷御史察諸路官司如有不職令言事御史彈
奏著爲令 景靈宮成辛巳百官班於集英殿門帝詣
藥珠凝華等殿行告遷禮壬午奉安神御於十一殿癸
未初行朝獻禮乙酉以奉安神御赦天下官與享大臣

子若孫一人庚寅宴侍祠官於紫宸殿 十二月丁巳

新樂成 庚申進主降皇后蕭氏爲惠妃出居乾陵還

其妹於母家 辛酉原武決河口塞 甲子濬京師城

外四壁之壕 丙子錄永樂死事將皇城使寇偉東上

閤門副使景思誼等贈卹有差

攷選長編作乙亥今從宋史本紀作丙子

六年

遼太康九年

春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用新樂先

是帝以朝會儀物敝當改爲詔閤門御史臺詳定朝會

儀更造仗衛輿輅冠服至是始陳於殿儀鸞司幕屋壞

毀玉輅 辛巳遼主如春水 乙未詔修周漢以來陵

廟 乙巳御崇政殿閱武士 丙午封楚三閭大夫屈

平爲忠潔侯 二月丁未朔夏人圍蘭州數十萬眾奄至已據兩關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眾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及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眾 丙辰以夏人犯蘭州貶李憲爲經略安撫都總管以王文郁爲西上閤門使代李浩知蘭州 甲子三省言御史臺六察案官以二年爲一任欲置簿各書其糾劾之多寡當否爲殿最歲終條具取旨黜事重者隨事取旨從之 三月辛卯夏人寇蘭州副

總管李浩以衛城有功復隴州團練使 丙申河東將
薛義敗夏人於葭蘆西嶺 己亥河東將高永翼敗夏
人於真卿流部 夏四月丙午朔遼境大雪平地丈餘
馬死者十之六七 辛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
州种諤卒諤善馭將士然殘忍好殺左右有犯者立斬
之或先刳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
故數有功自熙寧初諤首興遼事再舉西伐皆其始謀
終致永樂之敗悔恨爲徐禧沈括所抑疽發背而卒議
者謂諤不死遼事不已 甲子禮部郎中林希上兩朝

寶訓

李浩敗夏人於巴義谿

攷異長編作巴義谷
今從宋史神宗紀

辛未雨土 是月中書舍人曾鞏率鞏爲文自成一家
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
石得志遂與之異帝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
行義不減揚雄以客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客也
曰臣所謂客者謂其勇於有爲客於改過耳呂公著嘗
言於帝曰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至大
用 五月庚寅以旱慮囚 夏人寇蘭州圍九日甲午
大戰侍禁鞏定死之 癸卯詔賜資州孝子支漸粟帛
是月遼主如黑嶺 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
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恐失利損威

以張虜勢遇有寇盪止令裨將以兵捍逐一六月乙巳
朔詔御史臺六察各置御史一員 癸丑以禮部尚書
黃履爲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大臣
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哉
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陛下博訪庶政雖遠
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邪遂刊其制御史
翟忠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諫曰御史以言爲職非有
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臺諫不復
有問矣 先是詔大理兼鞠獄所承內降公事意必傳
重少卿韓晉卿獨持平覈實無所上下帝知其才尚書

省建擢刑部郎中天下大辟請讞執政或以爲煩將劾
不應讞者晉卿適自事省中因曰聽斷求實朝廷之心
也今讞而獲戾後不來矣議者或引唐日覆奏欲令天
下庶獄悉從奏按晉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
請此祖宗制也今四海一家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之
死於獄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從之 己未遼主駐散
水原甲子以耶律阿蘇舊作阿蘇今改爲契丹行宮都部署以
耶律慎思爲北院樞密副使 庚午遼主命諸路檢校
脫戶罪至死者原之 閏月乙亥朔夏主秉常遣使來
貢永樂之役夏人亦以是因散其西南都統昂星鬼名

濟移書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
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使來貢上表曰臣自
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迨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
意憊人誣閒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
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儻垂開納別
效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彊敢行廢辱朕令邊臣往問
匿而不報王師徂征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
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
亦慎守先盟戊寅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微
循毋出二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唯乞還侵疆不許

遼主知庶人濬之冤悔恨無及追謚爲昭懷太子以
禮改葬玉峯山 丙戌汴水溢 丁亥準布貢於遼已
丑遼以知興中府事邢熙年爲漢人行宮都部署以漢
人行宮都部署王績爲南院樞密副使 丙申守司徒
開府儀同三司韓國公富弼卒謚文忠弼年八十懷不
能已上疏論治道之要曰臣聞自古致天下治亂者不
出二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爲所
以致亂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聞益惟善是從所以致
治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閒亦仰知時政大率諛佞者
競進讜直者居外雖有在朝者蓋恐觸忤姦邪亦皆結

舌不敢有所開陳疏奏帝謂輔臣曰富弼有疏來章惇曰弼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益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能胡惇咎安禮曰右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儕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弼旣上疏又條陳時政之失以待上問手封以付其子紹庭及卒紹庭上之其略曰今日上自輔臣下及庶士畏禍圖利習成弊風忠詞譴論無復上達致陛下聰明蔽塞天下禍患已成尚不知警懼改悔剋艾補救日甚一日殆將無及陛下卽位之初

耶臣納說圖治之際聽受失宐自謂能拒絕眾人不使
異論得行然後聖化可運事功可成此蓋姦人自謀利
於苟悅而柄任之臣欲專權自肆以成已志遂誤陛下
放斥忠直進用邪佞忠言杜絕諂諛日聞去歲納邊臣
妄議大舉以討西戎師徒潰敗兩路騷然當舉事之初
執政大臣臺諫侍從苟能犯顏極諫則聖心自回禍難
自息矣臣不知是時小大之臣有爲陛下力爭其不可
者乎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
時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
息民朝廷之事莫大於用人夫輔弼之任論議之職皆

當極天下之選彼貪寵患失柔從順媚者豈可使之事
一出於上則下莫任其責小人因得以爲姦事成則下
得竊其利事不成則君獨當其咎豈上下同心君臣一
德之謂邪又曰宮闈之臣委之統制方面皆非所宜在
外則挾權怙寵陵轢上下入侍左右寵祿旣過則驕怨
易啟勢位相及猜奪隨至立黨生禍又曰興利之臣虧
損國體爲上斂怨至若爲場以停民貨造舍而蔽舊屋
權河舟之載擅路糞之利急於斂取道路嗟怨此非上
所以與民之意也弼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
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性常言君

子與小人竝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弼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江淮等路發運司歲漕穀六百二十萬副使蔣之奇領漕事以是月至京師入覲帝問勞備至賜三品服且曰朕不復除官漕事一以委卿之奇辭謝因條畫利病三十餘事多見納用 秋七月乙巳選主獵於馬尾山 乙卯 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於廟 丙辰孫固引疾求去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河陽以同知樞密院韓縝知

樞密院戶部尚書安燾同知樞密院 丁巳遼主謁慶
陵癸亥禁外官於部內貨錢取息及使者館於民家
八月己卯太白晝見 乙酉前桐城縣尉周諤上書詔
中書省記姓名帝日閱匭函小臣所言利害無不詳覽
如此 辛卯蒲宗孟罷先是宰執同對帝有無人才之
歎宗孟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宗
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爲容帝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
馬光邪未論別事其辭樞密副使朕自卽位以來唯見
此一人它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肖矣又因泛論古今人
物宗孟盛稱揚雄之賢帝作色曰揚雄劇秦美新不佳

也罷朝王安禮戲宗孟曰揚雄爲公坐累至是御史論其荒於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遂守本官知汝州以尚書右丞王安禮爲尚書左丞吏部尚書李清臣爲尚書右丞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戊申起居郎蔡京言舊修起居注官二員不分左右故月輪一員修纂今起居郎舍人分隸兩省所以備左右史官則左當書動右當書言乞自今起居郎舍人隨左右分記言動從之已酉遼主射熊於白石山加圍場使尼噶舊作涅葛今改爲左金吾衛大將軍辛未五國部長貢於遼壬申遼主召北南樞密院官議政事冬十月癸酉朔夏國主秉

常遣使上表請復修職貢乞還舊疆安撫言地有非要
害者因宐予之然虜情無狀當使知吾宥過而罷兵不
可示以朕兵之意帝乃賜秉常詔言地界已令鄜延路
移牒宥州施行其歲賜候地界了日依舊 丁丑遼主
謁觀德殿己卯遼南院樞密使劉筠卒 戊子封孟軻
爲鄒國公以吏部尚書曾孝寬言孟軻未加爵命故也
壬辰遼混同郡王耶律伊遜在萊州私藏兵甲且謀
奔宋事覺遼主命縊殺之 癸巳會稽郡王世清薨
庚子尚書省成 十一月癸卯加上仁宗諡曰體天法
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英宗諡曰體乾

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甲辰朝獻景
靈宮乙巳朝太廟丙午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祖配
始罷合祭天地還御宣德門大赦 遼進封梁王延禧
為燕國王大赦以南院宣徽使蕭謨噶舊作何葛今改為南府
宰相以三司使王經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 甲寅判
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以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庚申幸尚書省召六曹長貳以下詢以職事因誡敕
焉 是月遼定諸令史譯史遷敘等級 十二月丁亥
遼以邢熙年知南院樞密使事辛卯以王言敷為漢人
行宮都部署 先是高麗王徽殂遼命其子三韓國公

勳權知國事至是勳復殂門是年遼放進士李君裕等
五十一人

七年

遼太康十年

春正月辛丑朔遼主如春水以丙午以洛

州防禦使世準爲安定郡王 遼復建南京奉福寺浮

圖 癸丑夏人寇蘭州李憲等擊走之 甲寅進賢妃

朱氏爲德妃 辛酉詔黃州團練副使蘇軾移汝州帝

每憐軾才嘗語輔臣曰國史大事朕意欲俾蘇軾成之

輔臣有難色帝曰非軾則用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

帝復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蔡確張璪受命王珪獨

以爲不可明日改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

卒出手劄徙汝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漢人才實
難不忍終棄之語軾上表謝且言有田在常州願得居
之帝從其請改常州團練副使 戊辰遼主如山榆淀

二月庚午朔河北轉運使措置河北糴糧吳雍言見
管人糧馬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奇贏相補可支六
年河北十七州邊防大計倉廩充實雖因藉豐年實以
吏能幹職同措置王子淵在職九年悉心公家望考察
成效以勸才吏詔賜子淵紫章服一甲戊太師致仕文
彥博入覲置酒垂拱殿 癸未進封濮陽郡王宗暉爲
嗣濮王封宗晟爲高密郡王宗綽建安郡王宗隱安康

郡王宗瑗漢東郡王宗愈華原郡王 三月辛丑賜文
彥博宴於瓊林苑帝製詩以賜之 丁巳大宴羣臣於
集英殿皇子延安郡王侍立於御座之側王珪率百僚
廷賀及升殿帝命珪等與王相見久之王乃退王未出
閣帝特令侍宴以見羣臣 遼主命知制誥王師儒牌
印郎君耶律固傅導燕王延禧遼主追念蕭烏納舊作兀納
改今保護皇孫之功嘗謂師儒等曰烏納忠純雖狄仁傑
之輔唐烏珍之立穆宗無以過也卿等宜達燕王知之
旋命烏納以殿前都點檢輔導燕王 庚申御崇政殿
大閱 壬戌詔以太學外舍生錢唐周邦彥爲試太學

正邦彥獻汴都賦文采可取故擢之 夏四月丁丑賜
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 女直貢良馬於遼 癸
巳夏人寇延州安塞堡將官呂眞敗之 五月壬子慮
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庚申詔中書舍人蔡卞
往江寧府省視王安石疾病卞安石之壻也 壬戌詔
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軻配兗文宣王設位於充
國公之次又追封荀況爲蘭陵伯揚雄爲成都伯韓愈
爲昌黎伯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間 詔諸路帥
臣監司等舉大使臣爲將領 遼主駐散水原乙丑準
布貢於遼 六月禮部言歐陽修等編太常因革禮始

自建隆訖於嘉祐爲百卷嘉祐之後闕而不錄熙寧以
來禮文制作足以垂法萬世乞下太常委博士接續編
纂以備討閱從之 丙子夏人寇順德軍巡檢王友死
之 戊子集禧觀使王安石請以所居園屋勸禪寺乞
賜名額從之以保寧禪院爲額安石自子雱死晚年痛
悼不已遂捨半山園宅爲寺又割田爲常住以薦冥福
云（按）異宰輔編年錄引了未錄云一夕安石見雱身具
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汗呻吟良久而滅安石不勝
父子之情遂以所居半山園宅爲寺又割田爲常住以
薦冥福李燾曰可見安石晚年益謬也案安石信道不
篤捨宅割田爲其子薦福理則有之若所言雱死後見
形頗近神官之說通鑑不語怪謹遵其例不敢錄也

辛卯江夏郡王宗惠卒 壬辰遼禁毀銅錢爲器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進王孫與部將郭德威等領兵討賊於湖廣處有賊聚糧糧餉等事都尉吳綱

宋紀七十八

起開禧因敦七月盡前蒙赤奮若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元豐七年

進太康十年

秋七月甲辰伊洛溫河決元城知大

名府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眾號叫求救而錢穀

稟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

卽屬都水鹽運司在遠無一得專倉卒何以濟民望許

不拘常制詔事干機速奏覆牒稟所屬不及者如所請

丙午遣使賑恤賜溺死者家錢 遼主如黑嶺 甲寅
王安禮罷先是侍御史張汝賢彈奏王珪與安禮陳乞
子姪差遣以爲引用都省批狀例外起例實害大政帝
以有條許用例奏鈔汝賢章格不下安禮聞之面奏乞
治汝賢罪帝令分析汝賢奏安禮不能修身治家且言
在湖澗與倡女共政帝以其章付三省謂安禮曰汝賢
奏彈不當固有罪其所言姦汚事卿果如此何以復臨
百官帝雖黜汝賢安禮亦不自安因奏往以兄安石疾
病嘗乞知江寧願申前請遂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
八月庚午詔知瀘州王光祖遣人招諭乞弟許出降

免罪補官乞弟既失土窮甚往來諸蠻間無所依帝猶
欲招來之許以自新未幾乞弟死於是羅始覺斗然斗
夏等酋長及新取生界兩江夷族請依諸姓團結皆爲
義軍從之瀘夷震懼不復爲過患 癸巳衢州言太子
少保致仕趙抃卒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和易長厚氣
貌清逸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貨業不畜聲妓嫁兄
弟之女十數它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惇貧蓋不可勝計
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立焚香以告天不可告則不
敢爲也其爲吏善因俗施設寬猛不同在處典成都尤
爲世所稱道帝每詔一郡守必舉抃爲言要之以惠利

爲本知越州時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并獨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於是米商輻輳價乃更賤人無饑者

九月癸亥遼主如薊絲淀 乙丑夏人圍定西城燒龕

谷族帳熙河將秦貴敗之 冬十月乙亥以給事中韓

忠彥爲禮部尙書忠彥入謝帝諭曰先令公之動朕所不敢忘卿復盡忠朝廷此未足以酬卿也 夏人寇熙

河 庚辰饒州童子朱孝 中對于睿思殿賜五經出身

自寶元初罷童子科至是始置前後賜出身者五人

戊子詔分畫交趾界以六縣二峒賜之先是交趾以追捕儂智會爲辭犯歸化州又遣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辦

理順安歸化境界經略使熊本遣左江巡檢成卓典議
文盛稱陪臣不敢爭執詔以文盛能遵乾德恭順之意
賜之袍帶及絹五百匹至是乃以八區之外休樂六縣
宿桑三峒予乾德 乙未夏人寇靜邊砦涇原鈐轄彭
孫敗之十一月丁酉朔寇清邊砦隊將白玉李貴死之
甲辰夏國主秉常遣使來貢 乙卯太白晝見 十
二月戊辰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爲
資政殿學士校書郎前知瀧水縣范祖禹爲祕書省正
字並以修資治通鑑書成也自治平開局光與劉放劉
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給之

祿秩光於是編閱舊史竊采小說拔摘幽隱上起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二十六年修成
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便檢尋爲目
錄三十卷參攷羣書詳其同異俾歸一塗爲攷異三十
卷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降詔獎
諭賜鉅帛衣帶鞍馬帝謂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
荀悅漢紀遠矣遷光及祖禹官時劉恕已卒劉攽坐廢
黜故不及後光病目錄太簡要爲舉要歷八十卷而未
成又別著歷年二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 庚
寅詔門下中書外省官同舉言事御史 選詔改明年

元曰大安赦雜犯死罪以下改慶州大安軍曰興平

河東饑河北水壞洺州廬舍並調其稅是歲秋宴帝

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

呂公著爲師保

致異李燾曰呂大防所爲呂公著墓陽碑止稱公著不及光今據邵伯溫說

武邢恕少俊邁喜功名論古今成事有戰國縱橫氣習

從程顥學因出入光公著門公著薦爲崇文院校書王

安石亦愛之恕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聞之怒斥

知延陵縣縣廢不復調浮湛陝洛閒者七年復爲校書

吳充用爲館閣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確代充相

盡逐充所用人恕淡居懼及帝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

確謂恕久在館中當遷確不可帝弗顧確有機巧知帝將擢恕退卽除職方員外郎自是恕爲確黨矣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漢自附託乃爲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更革及光爲資政殿學士確知其必復用欲自託於光乃謂恕曰上以君實爲資政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辭官確晚進不敢進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和叔恕字也恕但與光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笑而不荅亦再辭而後受之

八年

遼太安元年

春正月丁酉遼主如混同江

戊戌帝不

豫甲辰赦天下 乙巳命輔臣代禱景靈宮乙卯分遣
羣臣禱于天地宗廟社稷自帝不豫後三省樞密院日
詣寢閣問疾至是疾小瘳手書諭王珪等自今可閒日
入問 是月遼以王績知南院樞密使事邢熙年爲中
京畱守以樞密直學士杜公謂參知政事公謂防之子
也 五國部長貢良馬於遼 二月辛未遼主如山擒
浞 辛巳開寶寺貢院火丁亥命禮部鎖試別所 癸
巳帝大漸遷御福寧殿三省樞密院入問見帝於榻前
王珪言去冬嘗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
建東宮凡三奏帝三顧微首肯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

聽政候康復日依舊帝亦顧視首肯珪等乃出先是蔡確慮帝復用呂公著司馬光則必奪已相乃與邢恕謀爲固位計恕雅與皇太后姪高公繪公紀游帝初寢疾恕密問公繪公繪具言疾可憂狀恕聞此憂起邪謀確嘗遣恕邀二人二人解不住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職方既見恕曰家有桃著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枉一觀入中庭則紅桃花也驚曰白花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幼冲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二人復驚曰此何言君欲禍我家邪急趨出恕計不行反謂雍王頗有覲

觀心皇太后將捨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
內殿承制致仕王械造誣謗械開封人常從高遵裕掌
機宜于涇原傾巧士也故恕因之又知確與珪素不相
能欲偕此以陷珪它日亟問確曰上起居狀比何如確
曰疾向安將擇日御殿恕微哂曰上疾再作失音直視
間禁中已別有處分首相外爲之主公爲次相獨不知
邪一日片紙下以某爲嗣則公未知死所矣公自度有
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竦然曰然則
計將安出恕曰延安郡王今春出閣上去冬固有成言
羣臣莫不知公盍以問疾率同列俱入亟于上前白發

其端若東宮因公言而早建千秋萬歲後公安如泰山
矣確溪然之恕又曰此事當略設備今與平時不同庶
可以自表見其曲折第告子厚餘人勿使知子厚章惇
字也確謝謂恕曰和叔見子厚具言之惇許諾遂與確
定議仍約知開封府蔡京以其日領壯士待變於外廷
謂曰大臣共議建儲若有異議者當以壯士入斬之是
日三省樞密院俱入問疾初亦未敢及建儲事既退乃
於樞密院南廳共議之惇屢以語迫珪幸卽小持異
卽首誅之珪口吃連稱是字數聲徐曰上自有子復何
異惇惇顧無如珪何尋復入奏得請俱出逢雍曹二王

於殿前惇厲聲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矣柰何雍正王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按堵如故確等邪謀雖不得逞其蹤迹詭祕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間卒貽後禍其實本恕發之三月甲午朔執政詣內東門入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子立簾外太后諭珪等皇子清俊好學已誦論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學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三卷祈福因出所寫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拜賀遂宜制立爲皇太子改名煦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又詔應軍國政事竝皇太后權同處分候康復日依舊

攷異李燾曰元豐末年建儲事諸家異論紹興史官旣別加攷定專取元

祐舊文固得木實矣第恨其弗詳今參取諸書稍增益
之哲宗新錄宣仁聖烈皇后傳云先是元豐七年三月
大宴中宮延安郡王侍立王珪率百官賀及升殿神宗
又諭王與珪等相見復分班再拜稱謝是冬諭輔臣曰
明年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係神宗彌留后敕中
人梁惟簡曰今汝歸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
來蓋為上倉卒踐阼之備神宗太母所以屬意于上者
確然先定無纖芥疑耶恕傾危士也少遊光公著門蔡
確得師係語求所以結二公者而漢交恕要后姪光州
團練使公綽等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
曰宜往見那舍人恕曰家有挑苦自華可愈人主疾其
說出道藏幸任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驚曰白華安在
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幼冲宜
早定議岐嘉皆賢王也公綽等懼曰君欲禍我家徑去
已而恕反謂后與王珪為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
賴已及停確得無變確使山陵韓縝餘前具陳恕等所
以語太后者使還之日暴其姦再貶知隨州尋竄新州
劉摯拜左僕射恕坐黨與謫監永州酒稅新錄載建儲
事具此確貶新州恕謫永州皆元祐四年五月事摯拜
左僕射乃六年二月事不知新錄何故相連書之恕除

起居舍人在元豐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方神宗寢病時
恕但爲職方員外郎公曾公紀遷團練使在哲宗即位
後此時但爲刺史耳新錄似抵牾今改之趙子崧云
余既書元豐末命紹興二年四月避地潯江偶司諫韓
璫叔夏謫監潯州鹽稅暇日語及因僧得其父文若記
莊敬丞相作樞密長時神宗服藥日久韓一日語張璪
曰上服藥日久建儲如何噪曰子厚多言試說與看韓
乃語章惇惇曰此議甚好二相亦以爲然約集議于密
院南廳屏人雷筆視一副紙數副就坐久之皆無語韓
視王珪曰今日之議立副紙數副就坐久之皆無語韓
年上已侍宴出見羣臣又有旨四月一日出問此事何
故都無一言珪云諸公之議亦珪之議也別有何疑張
噪推平視紙與章惇令於紙上寫立延安郡王爲皇太
子來日至寢門召內臣張茂則云今日奏事欲立延安
郡王爲皇太子則令於御榻前設案珪將所書紙鋪
案上奏欲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則令於御榻前設案
但慘世久之眾皆立未敢復言時太妃亦在帳中露
半而國婆婆抱上坐頁之再奏國婆婆云聖意已允王
珪問茂則太后在簾下云相公等立得這孩兒便好這孩兒
張璪太后在簾下云相公等立得這孩兒便好這孩兒

直是孝自官家服藥只是吃素寫經簾內出經兩卷一卷延壽經一卷消災經遂卷後題云延安郡王臣某奉為皇帝服藥日久寫某經卷願早康復自簾內宮人抱出哲廟哲廟裏帽子著衫帶立於簾外諸公環侍久之無它語遂宣制施行後神宗上仙宣遺制立皇太子內外忻戴初無異聞已上韓氏手錄不敢增損一字案予崧所書與伯溫辨誣所載茲同

乙未赦天下遣官告於天地宗廟社

稷諸陵丁酉皇太后命吏部尚書曾孝寬為冊立皇太子禮儀使 戊戌帝崩于福寧殿年三十有八宰臣王珪讀遺制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太后為皇太后德妃朱氏為皇太妃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親愛二弟無纖豪之間

終帝之世乃出居外第總攬萬幾小大必親御殿決事
或日昃不暇會侍臣有以爲言者帝曰朕享天下之奉
非喜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耳謙冲務實終身不受
尊號時承平日久事多舒緩帝厲精圖治欲一振其弊
又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奮然將雪數世之
恥王安石遂以富彊之謀進而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
利諸法一時竝興天下騷然痛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
終不覺寤方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祖宗之良
法美意變壞幾盡馴至靖康之禍 已亥赦天下常赦
所不原者 遣使告哀於遼 白虹貫日 庚子命宰

臣王珪爲山陵使 甲寅以羣臣固請始同太皇太后
聽政帝甫十歲臨朝莊嚴左右僕御莫敢窺其喜愠

已未賜叔雍王顥曹王顥贊拜不名令中外避太皇太
后父遵甫名 詔過事稍重者樞密院與三省同議以

進 庚申進封尙書左僕射郇國公王珪爲岐國公雍
王顥爲揚王曹王顥爲荆王竝加太保進封弟寧國公
佖爲遂寧郡王儀國公佖爲大寧郡王成國公佖爲咸
寧郡王和國公似爲普寧郡王以高密郡王宗晟漢東
郡王宗瑗華原郡王宗愈安康郡王宗隱建安郡王宗
綽竝爲開府議同三司太師潞國公文彥博爲司徒濟

陽郡王曹偁爲太保特進王安石爲司空餘進秩有差祕書省正字范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服已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今羣臣雖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

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小祥
大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
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非
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
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耐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
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已久
不可復追宜令羣臣朝服正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期而
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
斯服可也至于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于祥然
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詔禮官詳議禮部

尙書韓忠彥等言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循古且先王恆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又非特如所言而已今旣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詔從其議

司馬光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旣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畱相天子活百姓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所當先者光乃上疏曰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

不以有官無官凡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竝許進
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
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
委長吏卽日附遞奏聞皆不得責取副本彊有抑遏羣
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
明此不可不察從之 夏四月丙寅初御紫宸殿 辛
未詔寬保甲養馬調元豐六年以前逋賦 壬申罷免
役錢 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
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靡擾或苟且文具不能
布宣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

之意 乙亥詔以太皇太后生日爲坤成節 丁丑諭
樞密中書通議事都堂 以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
侍讀公著時知揚州特召用之遵先帝意也 以資政
殿學士司馬光知陳州 庚辰知太原府呂惠卿遣步
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 辛巳遣使以
先帝遺畱物遺遼及告卽位 以職方員外郎邢恕爲
右司員外郎蔡確欲因恕以結司馬光呂公著故驟遷
都司 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係甲兩丁之家止有病丁
并用不及二十畝者聽自陳提舉司審驗與放免從之
丁亥復調舊年逋賦 辛卯遷主西幸 五月乙未詔

百官言朝政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欲者于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其非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顧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則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 詔知陳州司馬光過闕入見先是光上疏言諫爭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鄂乞依令保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大學增置春秋博士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

體直士挫氣太平之功尙未可期也於是令光過關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 丁酉羣臣請以十二月八日

爲興龍節帝本以七日生避僖祖忌辰故移其節於次

日

攷異宋史哲宗紀云以十二月七日爲興龍節蓋據帝生日而言不知因避忌日改期也今從長編

戊戌詔蘇軾復朝奉郎知登州 己亥詔呂公著乘傳

赴闕 庚子以程顥爲宗正寺丞 壬寅城熙蘭通遠

軍賜李憲趙濟鉅帛有差 甲辰作受命寶 丙午京

師地震起酉時卽止 復置遼州 詔開封府界三路

弓兵竝依保甲未行以前復置 庚戌尙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岐國公王珪卒贈太師諡文恭禮部言當舉

哀成服詔以大行在殯罷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不訖云領聖旨既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故也又與蔡確比以沮司馬光而興西師之役爲清議所抑改命蔡確爲山陵使 丙辰賜禮部奏名進士焦陷等及諸科及第出身同出身四百六十一人 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遣中使迎勞手書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敕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邏卒止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閒保戶馬罷所買物貨場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

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
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
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
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
議乎確悚慄而退 戊午以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確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韓縝爲
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資
政殿學士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初光以知陳州過闕入
見太皇太后遣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示光光言詔書
始末之言固已盡善中間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惟

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不便當改則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憫則謂之眩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乞刪去中間一節使人盡所懷不憂黜罰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至是拜門下侍郎光祿二剏竝進其一請釐革新法曰先帝厲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以仰副聖志多以已意輕改舊章謂之新

法其人意所欲爲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搢紳士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僥倖輕動干戈深入敵境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議置保甲戶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陌稅錢以供軍需非先帝之本志也先帝升遐臣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顧天下事務至多但乞下詔使吏民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旣而間有旨罷修城役夫撤巡邏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民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

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縣擾者罷物貨場及所
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阨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凡臣
所欲言者陛下略以行之然尙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
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
先者別狀奏聞伏望早賜施行時方遣中使召光受告
光復辭太皇太后賜以手詔曰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幼
沖此何時而君辭位邪且使衆惟簡宣旨曰早來所奏
備悉卿意再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光由是不敢
復辭時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議者猶以爲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

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
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晉漢文帝除肉
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卽改之武
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算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求
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
晚年爲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帝卽位
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
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乎於是眾議乃息 六月丙寅
罷府界三路保甲不許投軍及充弓箭手指揮 戊辰
遼主駐拖古烈 庚午賜楚州孝子徐積絹米積三歲

父歿母且哭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流涕事母盡孝朝夕
冠帶定省年四十不婚不仕不婚者恐異姓不能盡心
於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鄉人勉之就舉遂偕
母之京師既登第未調官而母亡遂不復仕監司上其
行以爲郡教授久之致仕歸山陽積嘗語蘇軾曰自古
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
其有德以將之故爾軾然其言 遂主念蕭烏納

舊作兀納

今之忠欲使尙越國公主公主遂主第三女先下嫁蕭
酬幹時酬幹以罪離婚故欲使烏納尙之烏納固辭王
申改王績爲南府宰相卽命烏納兼知南院樞密使事

後異選史本紀作蕭托卜嘉據列傳蕭烏納一名托
卜嘉實一人也今從列傳托卜嘉舊作捷不也今改

丙子以資政殿學士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
太后降手詔勞問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在
審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見矣
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勞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
下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人富矣常以愛民爲心則人
樂矣役事之有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
益治道者調之則鬱塞通矣又奏臣嘗請陛下澆察盜
賊之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益爲保甲保馬發也
臣非謂國馬遂不可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兵民遂

不可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至是起知陳州未行

召兼侍讀加大學士 丁丑宗正寺丞程顥卒

夜異薛王二鑑

皆載顥言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自愧當時不能以誠感上心致成今日之禍豈可獨罪安石也案安石初行新法顥既以異議而罷言職於出處之際得其當矣安石之執拗豈口舌所能回神宗之偏聽豈誠意所能格乃不淡咎安石轉謂異議者激成之譬之其兄關弓而射人乃謂其弟之垂涕泣而道者激成之此豈近於人情乎蓋當時傳會紹述者託爲顥說以譏司馬光呂公著等其言未足淡信宋史本傳不載此語今亦不取顥十五六時與弟頤問周惇頤論學遂狀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咎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淡而難辨咎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

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岐塞關
之而後可以入道顯卒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弟
頤序之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于千四百年
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以
奉議郎知安喜縣事清平王巖叟爲監察御史初神宗
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
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至是用劉摯
薦入臺 癸未呂公著入見太皇太后遣中使賜食公
著上奏十事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
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

曰無逸又上奏言先帝新定官制設諫議大夫司諫正
言員數甚簡宜選骨鯁敢言之士補置左右使職諫爭
又御史之官號爲天子耳目而比年以來專舉六察故
事伏乞盡罷察案止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詔諫
官御史竝須直言無諱規主上之過失舉時政之紕繆
指羣臣之姦黨陳下民之疾苦 詔戶部拘催市易息
錢準赦除放外其本錢特與展限三年 丁亥詔曰朕
初攬庶政鬱于大道夙夜祇畏懼無以章先帝之休烈
而安輯天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御治之始必明目達
聰以防壅蔽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

羣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應
中外臣僚及民庶竝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
在京於登聞鼓檢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以置聞
朕將親覽以攷求其中而施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
詔於是始用其言也 呂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
中使諭公著曰覽卿所奏洩有開益當此拯民疾苦要
張何者爲先庚寅公著復上奏曰自王安石秉政變易
舊法羣臣有論其非便者指以爲沮壞法度必加廢斥
是以青苗免稅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
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

此之類甚眾要張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校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戶虛有輸納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仍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眾庶稍得安業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繆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爲急又上奏言孫覺方正有學識可以

充諫議大夫范純仁剛勁有風力可以充諫議大夫或
戶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摯資
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軾王巖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
或言事御史太皇太后封公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
要張利害直書以聞光奏公著所陳與臣言正相符合
惟係甲一事既知其爲害於民無益于國家當一切廢
罷要安用教習光又奏言陛下推心於臣俾擇多士竊
見劉摯公忠剛正終始不變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內行
修飭傳堯俞清立安恬滯淹歲久范純仁臨事明敏不
畏彊禦唐淑問行已有耻難進易退范祖禹溫良端厚

修身無缺此六人者皆素所熟知若使之或處臺諫或
侍講讀必有裨益餘如呂大防王存李常孫覺胡宗愈
韓宗道梁燾趙君錫王巖叟晏知止范純禮蘇軾蘇轍
朱光庭或以行義或以文學皆爲眾所推伏望陛下紀
其名姓各隨器能臨時任使至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
固韓維等皆國之老成可以倚信亦令各舉所知庶幾
可以參攷異同無所遺逸

致異李燾云此奏得之雜錄
不著姓名推究本末蓋司馬

光

也知慶州范純仁言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

監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
其寄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

守邊者知之伏望特下明詔各使條陳本職隄一月內
聞奏亦可因其所陳略知其人之才識然後審擇而行
之 秋七月甲午詔諸鎮寨市易抵當竝罷 戊戌以
資政殿大學上兼侍讀呂公著爲尙書左丞公著言國
朝之制每優殿奏事止中書樞密院兩班昨先帝修定
官制中書門下尙書省各爲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
者蓋亦鮮矣執政之臣皆是朝廷遴選正當一心同力
集眾人之智以輔維新之政遂詔應三省合取旨事及
臺諫章奏竝同進呈施行 詔府界三路係甲自來年
正月以後竝罷團教仍依義勇舊法每歲農隙赴縣教

閏一月 甲辰司馬光乞盡罷諸處保甲保正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句狀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驂驥院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今月六日指揮保馬別議立法 時臣僚民庶應詔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司馬光奏乞降付三省委執政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或畱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從之 丙午

遼遣使來弔祭 丙辰吏部侍郎熊本奏歸化懷智會

吳同坐罰金罷沅州增修堡砦

致吳東都事略熊本傳本為吏部侍郎以疾乞

外知洪州言者謂木棄八洞為失謀奪一官徙知杭州宋史熊本傳同皆不言懷智會事蠻夷傳廣源州下亦

不載今據宋史
哲宗紀及長編

戊午遼主獵於赤山

八月乙丑詔

按察官所至有才能顯著者以名聞 丁卯遼主如慶
州戊辰謁慶陵 癸未諫議大夫孫覺言乞依天禧元
年手詔言事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拾遺凡發令舉
事有不便于時不合于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
之遺滯于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詔依此申明行下 詔府界新置收馬監竝提舉經度
制置收馬司竝罷 己丑司馬光言近降農民訴疾苦
實封狀王嗇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以簽帖
進入竊惟農蠶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以仰生也是

以聖王重之竊聞太宗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
殿上賜席坐問以民間疾苦勞之以帛太宗興於側微
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故也真宗
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自
幼聞之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
德農田敕至今稱爲精常自非大開言路便畝畝之民
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于天
聽哉初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趨令則俵屋粟
里布爲之罰至是楚邱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詔罷之且
蠲所負罰金興平縣抑民田爲牧地民亦自言詔悉還

之 九月戊戌上大行皇帝諡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
廟號神宗 己酉以祕書少監劉摯爲侍御史摯上疏
曰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侍御史兩
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
欲望聖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竝許
言事其所領察案自不廢如故所貴其盡忠力交輔聖
政 召朝奉郎知登州蘇軾爲禮部郎中 戊午監察
御史王巖叟上疏曰今民之大害不過三五事如青苗
實困民之本須盡罷之而近日指擯但令減寬剩而已
係甲之害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通之使然而近日

指揮雖止令冬教然官司尙存此皆姦邪遂非飾過將
至淺之弊略示要張以應陛下聖意願令講究而力除
之 冬十月癸亥進主如好草淀 甲子夏國遣使進
助山陵馬 癸酉詔倣唐六典置諫官其具所置員以
聞從劉摯之言也 丁丑詔尙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
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人以聞初中旨除范純仁
爲左諫議大夫唐淑問爲左司諫朱光庭爲左正言蘇
轍爲右司諫范祖禹爲右正言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
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兩制
以上奏舉然後宰執進擬今除目由中出臣不知陛下

徒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浸啟太皇太后曰
皆大臣所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常明揚何以密薦由
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爲言
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
及所舉之人見爲臺諫者皆徙它官今當循故事不可
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
故妨賢者路臣寧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
一它日有姦臣執政援此爲例純仁祖禹請除它官仍
令兩制以上各得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庭輟除命皆
如故改純仁爲天章閣待制祖禹爲著作佐郎 詔監

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用呂公著及劉摯
言也 詔罷義倉其已納數遇歉歲以充賑濟 己卯
詔均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 河
決大名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
議濬迎陽埽舊河又發孫邨金隄置約復故道轉運使
范子奇仍請于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擬約河勢于是回
河東流之議起 侍御史劉摯言州縣之政廢舉得失
其責在監司宜稍復祖宗故事于三路各置都轉運使
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
較高練達民情識治體近中道之人使忠厚安民而不

失之寬弛敏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 癸未以龍圖閣
待制趙彥若兼侍讀朝請郎傅堯俞兼侍講先是劉摯
言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伏見兼
侍講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欲望於兩制以上別選通
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於是
佃卞皆罷以彥若堯俞代之 甲申選以蕭烏納爲南
院樞密使烏納奏請掾史宜以歲月遷敘從之 乙酉
葬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于永裕陵 丙戌詔罷方
田 丁亥以夏國主母喪遣使弔祭 詔提舉府界三
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 己

丑王巖宴言風聞章惇于簾前問陛下御批除諫官事
語涉輕侮又問陛下從何而知是不欲威權在人主也
乞行顯黜劉摯言神宗皇帝靈駕進發準敕前一日五
夜三省執政官宿于幕次宰臣蔡確獨不入宿慢廢典
禮有不恭之心奏入皆不報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先
帝簡拔位至宰相靈駕發引輒先馳去數十里之遠以
自便爲臣不恭莫大于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辭韓縵挾
邪冒寵章數上其言甚切 十一月癸巳詔按問強盜
欲舉自首者毋減 遼耶律儼爲景州刺史繩胥徒禁
豪猾撫老恤貧未數月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頌德儼仲

禧之子也乙未遼主詔曰比者外官因譽進秩久而不

調民被其害今後皆以資級遷轉 丁酉祧翼祖祔神

宗主于太廟第八室廟樂曰大明之舞 以主管西京

御史臺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

子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

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爲轉運使模範矣安得百

子駿布在天下乎（攷墨按侁前後兩爲京東轉運使撰通鑑者或以光此語竄入元豐二年

今據宋史鮮于傳改正子駿侁字也侁自奏罷萊蕪利國兩監鐵

冶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辛丑減兩京河陽

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民緣山陵役者蠲其賦 己酉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三

遼遣使來賀卽位 辛亥遼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先是耶律孟簡自柁州放還上表於遼主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遼主乃命置局編修孟簡謂同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蔚宗俱罹殃禍可不慎歟 丙辰遼遣使高麗冊封三韓國公王勳之子運爲高麗國王 丁巳以鄉貢進士程頤爲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用司馬光呂公著韓絳之薦也 己未遼禁僧尼不得無故赴闕十二月壬戌詔今月十五日開經筵講論語讀三朝

寶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輪一員宿直
初講及更旬宰相執政竝赴 罷太學保任同罪法
于闕進獅子詔卻之 丙寅劉摯言宰臣蔡確山陵使
回必須引咎自劾而確不顧廉隅恐失爵位無故自畱
伏望早發睿斷罷確政事以明國憲 詔府界三路係
甲第五等兩丁之家免冬教從王巖叟請也 夏人以
其母遺畱物馬白駝來獻 甲戌罷後苑西作院 以
天章閣待制范純仁中書舍人王震竝爲給事中王巖
叟言震出使無廉介之譽立朝無端亮之稱封駁之任
非震所當處尋命震出守 初蔡確與章惇邢恕等共

謀誣固太皇太后自謂有定策功韓縝素懷不平及確爲山陵使縝乃于簾前具陳確等姦狀由是內朝與外廷備知之劉摯言昨者確等覃恩轉官學士草確制有云獨高定策之功命下之日識者皆知其過而確乃偃然受之又確與章惇固結朋黨自陛下進用司馬光呂公著以來意不以爲優故確內則陽爲和同而陰使惇外肆彊悍陵侮沮害中外以爲確與惇不罷則善良無由自立天下終不得被仁厚之澤 乙亥帝初御邇英閣講論語 丙子朱光庭奏言蔡確章惇韓縝宜令解機務司馬光范純仁宜進之宰輔韓維宜置之宥密退

三姦於外以清百辟進三賢于內以贊萬幾太平之風
自茲始矣 戊寅罷增置鑄錢監十有四 遼牛溫舒
知三司使國民兼足遼主以爲能加戶部侍郎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